

【文艺视界】

朝奉、秀才与窗楼

——读洪振秋长篇小说《花窗》

黄立华



可以说浓缩了徽商发展演变的整个历史，而其身边的程家的木业、孙家的典当业，其经历和命运也大抵相近。洪文瀚给儿子取名“朝奉”，自是有着望其将家业做大的寄托，作为徽商后人，洪朝奉虽然是承继祖业，但在盐业面临不景气的时候，能够果断和勇敢掉转，以“一壶春”茶庄重新崛起，表现出了过人的眼光和经营能力。他成功的秘诀也体现了徽商之所以能雄视天下的某些共性。一是重视与权势者的交往。当初洪文瀚和洪文瀚经商时，就有朝中大员的倚仗，洪朝奉为打响茶叶品牌，走的也是通过结交权贵进而让太后金口称赞的路子，这种法子在其他成功的商人中也很普遍。程家卖木材，同样是打了“官船”的旗号，才得以畅行无阻，而反过来，某些商人的败落，也恰恰是失去了官府的倚靠和撑腰。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生态和商业环境，是社会历史条件使然。二是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徽州是“程朱故里”，重视读书和文化，只是在科举功名之外也不排斥经商。洪朝奉从小在方秀才门下受业，传统典籍读了不少，加上梅溪整体上浓厚的文化氛围对他的长期熏陶，使他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有文化的商人，这就为他提供了重要的经营条件。具备了文化，在当时才容易跟科举出身的官员权贵们搭上关系并进而从容周旋。其次在生意的运筹和打理上，较高的文化素养也会使经营活动更胜一筹，这在众多论述徽商特点的文章中都有论述，洪朝奉的诸多经营理念和他为“一壶春”茶庄作的推销表演都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浓厚的宗族观念和乡谊情感。徽州是一个宗族意识特别强烈的地方。小说一开头就是各大家姓接灵牌的场面，在各自祠堂里为客死他乡的族人安魂落位，把他们融进整个家族历史的整体。日常生活中，围绕宗族展开的活动也占据了很大比重，为此，我们看到，洪家几代对宗族公益都十分热心尽力，在修建祠堂、学校、会馆和购买族田上都大把钱花，可以说在宗族里的荣誉已经成为他们致富以后义不容辞的追求和目标。由宗族意识向外延伸，就是对乡谊的同样重视。徽州商人在外地都建有会馆，以服务在外乡的乡人，其功能无异于今天的领事馆或办事处，但它的费用却都是商人捐助的。杭州的梅溪会馆就是洪文瀚捐资并主持建成的。洪朝奉不仅在广州卖茶时带上孙吟可，还在其遇难后为其扶柩归里，之后是助孙家立嗣、延其家业归里。在徽州虽然也有像“烂肚气”这样的那伙人，但公众认可的乡风还是相互提携、为富施仁，这一方面，洪朝奉继承了他的先人的风范。

如果说，在洪朝奉及其父亲、祖父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基本秉持了比较流行的对徽商的认知和理解，独特之处是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带有徽州地域风情的细节，但作者后面写出的洪朝奉的两个儿子洪现耕与洪石农却是较为新颖的创造，这是徽商走向衰败时富家子弟留给读者的身影。徽商的衰落有着社会历史的原因，但以往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笔带过的叹息，而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洪现耕和洪石农并非耽于安乐、坐吃山空的富家败子，而是多少感应了社会新潮的清醒之人，砚耕向往变法和革命，石农追求带有审美化的生活，传统的生业都已经无法安顿他们开始躁动的心灵，洪石农卖掉洪家倚为镇宅之宝的浮生园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小说里还写了冯小丰的发迹，洪家的几位女眷都先后走出宅门，梅溪的十字街上亮起了鬼怪般的霓虹灯，这些都是传统的徽州在动荡中与整个中国社会一道面临无可回避的突变。

【次说方秀才】

说了商人，再说秀才，这很适合对徽州的解读。读书跟经商一样，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方阶云读书考功名，却只到秀才为止，跟孔乙己一样，就再也上不去。但他难得的是，却并没有放弃对“朱子学说”的膜拜，并且始终一生都对“程朱故里”的读书人自许，从中得到几分骨子里的自豪与倔强。除了常人“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自足之外，他又带着希望，希望人人都尊奉朱子学说的宏愿，他的迂腐甚至某种程度上偏执，其实也正是源于他的坚定和执着。平日里他容不得半点别人对朱子的不敬，每天还读朱子文章，行为必以朱子教导为规范，与别的朱子信徒重在探究朱子学说的精义不同，他更热衷于以维护朱子的圣人地位、像以朱子思想规范方阶云为己任。本来像方阶云这样科举落第的读书人，在徽州会出现的选择有几种：一是去经商，但他没有；二是坚持读书，致力于学术、最后一个回家之己，但他也没有；三是做一个乡间孔乙己，不甘却又无奈地在旁人的嘲讽中活着，应当说，方阶云因科举失利虽然偶尔也被人取笑，但他毕竟还有洪家、程家等支助和护佑，作为教书先生，他的日常生活基本无忧，每每在一些重要场合也能显示出他读书人的作用和硬气。为了维护朱子在徽州的圣人地位，他率人徒步走到徽州府，抱定以死相争的决心。在叛军的威胁面前，他也拒绝充当幕僚。我觉得研究徽州人，除了要研究徽商、研究科举上的幸运儿、研究朱熹、戴震、江永等等具有学术成就的人物，同时要关注方秀才这样的人，他们算不上徽州历史上的成名人物，也许只是在当时当地还有些许影响，但他们是构建徽州文化的建材，是传统宗族文化和村落文化延续不可或缺的底料，包括不可磨灭的他们身上某种乡愿似的虔诚和“凡是”，极易造成文化观念的狭隘和极端。但正是这一切，使我们能从他们身上，读到许多关于徽州内在的微妙以及徽州文化传承的密码。与徽州历史以上的成名人物相比，方秀才这类徽州读书人其实数量更多，在徽州百姓的生活中更具有世俗性的存在，因此也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徽州人生活的日常，他们正是在“营商”和“读书”的双重氛围中保持着生计与精神的平衡，并在几百年来孕育并造就的独特的地域单元文化的绵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在徽州各个村落中时常见到的“方秀才”仿佛那特有的祠堂、民居、牌坊一样成为这种文化的一种标志。当然，对这类人群的认识，也跟对整个徽州人的认识一样，目前还很不深入和充分，比较多的还是停留在表面的描述和匆匆忙忙而又大而而的概论。小说《花窗》里提示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方秀才的人，在徽州如果没有商人大富人家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命运会是怎样？那时的他们可没有“皇粮”可吃。不过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致富了的商人会资助他们的，因为这是在徽州。徽商所受的教育，他们成长的环境以及致富以后回到故里的社会人文生态都促使他们需要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些读书人身上，徽商们看到的正是自己的一半，或者换句话说，正是可能的自己。

【再说百窗楼】

小说取名“花窗”，这个名字很有徽州风味和特色。在徽州的民居建筑中，各种砖砌和木制的花窗，形态各异、图案万千，凝聚了徽州人的智慧和精巧，同时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信仰和企求，它是徽州文化的艺术汇聚，也是徽州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书中由孙吟可出资建造的百窗楼，更是徽州花窗制作的集大成。孙吟可造百窗楼自然不乏商业经营的考虑，但同时也是徽州文化保护传承的善举。他由典当转入书局，既体现了他精明的商人头脑，又弘扬了徽州在刻书印刷上的技艺和传统，而之后作为藏书楼又为徽州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成为一个百窗楼，其本身和它的收藏，使其成为一座徽州文化的博物馆，它把徽州自身的文化创造跟记载民族历史的古籍收纳于一体，展现出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高度尊重和传承的自觉，也是书中一再强调的徽州“十户之乡、不废诵读”之风和人文荟萃的生动体现。实际上，这部《花窗》的小说，我们也不妨看作是一座徽州文化的“百窗楼”，里面展示出的徽州文化“百科全书”般的深厚与丰富给读者产生的印象十分深刻，正如书后谢澍先生题词所指的：“《花窗》之美，不仅美在自然，更在徽派建筑、徽雕、徽戏、徽剧、刻板、印刷、制墨、徽物、礼仪、书画、医学、经商等等种种生产经营生活入文中。”其实还有盆景、楹联、对歌以及制茶、茶艺等等谢澍先生尚未提到的地方。在这些方面的描写中，作者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素养和对家乡风情的了解，书中有不少的片段，既有《红楼梦》的清雅，比如洪家女眷的“斗茶”；也有汪曾祺的韵味，比如其中的题画赋诗，当然我们更可以看到向《儒林外史》等诸多作品的借鉴。作者此前散文创作众多，正如陈墨先生所言，小说“叙事语言，很见功夫”。

【文化行走】

如画屏山

舒敬东

一个古村落，光是年代久远的民居风光还不够迷人，还能有青山秀水的旖旎风光，同时又不能距离县城太远。妙的是，屏山这个古村落，竟然都同时拥有了这些，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站在县城边，朝东一望，是青翠欲滴的群山——吉阳山，屏山村就坐落在这青翠的山脚下。村北是屏山，两山汇合成了它天然屏障，村南则是石山，村西是塘墩岭，整个村落就坐落在摇篮里。自北而南，地势缓缓降低，吉阳溪，就从吉阳山与屏山山的会合处流出，然后越度阡陌，曲折回环，最终朝西南流去。水随山转，屋沿溪建，屏山村就建在这溪水的两岸。

屏山舒氏祖先，唐宋从庐江郡迁居于此，便是相中了这里的秀美宜居环境。有游客就曾撰文赞道：“望屏山含黛，层层屋宇，隐现于雾霭霞蔚之中，犹如一幅淡远的山水画卷。”

说远望，其实并不远。屏山村距离县城仅4公里，一脚油门你就身临其境了。屏山村这个4A级旅游景区、著名写生基地，在我的眼里，它就是黟县县城的屏山村，古朴素致，幽美淡远。

屏山村，自古就有“三条烟灶、五里长街”的美誉，村里有十二条街、六十条巷、二十四眼井、400多幢明清民居。村中明代建筑厅多，大光明清民居则厅大房小，充满了民间底层智慧；一卷之中，有“民厅”，又有“官厅”，毗邻而建，风格迥异，却又相映生辉。村中祠堂更是最多且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康熙时期，村里祠堂就约有20座之巨，有宗祠、总祠、支祠、家祠……不一而足；眼下，保存较为完好的祠堂，就有余庆堂、光裕堂、咸宜堂等七座，单凭这些祠堂，就足以让屏山村出圈、出彩。

御前侍卫精品民宿前身就是一座颓圮的祠堂。雍正四年，皇帝遇刺，御前侍卫救驾有功，被雍正御赐了一座九禧祠堂。这位救驾有功的御前侍卫，便是屏山村子弟舒敬。

悠悠岁月，风雨无情，当年巍峨壮观的祠堂，如今只剩得一井门脸，荒草丛生。多年前，一位电影人以此采风，从废墟中他看到了无限商机，于是便有了如今的御前侍卫精品民宿。枯木绽繁花，续写了传奇。

若说宏村和西递是宝玉、宝钗的话，那屏山就笃定是黛玉了，自成风格，自带气质，淡雅宜人。

徜徉在屏山古村落的溪水边、石岸上、古巷间、桥亭下、祠堂里、水边……你感受到的，是那份久违的幽静与淡泊。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浮躁，更没有人们所厌恶的市俗之气；就连穿村而过的吉阳溪更是那样的从容和大方，它不急不缓地流淌着，正像岸上的村民从容而淡定。不论是站在何处，也不论是何时，只要你睁开眼晴，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是湛蓝的，山是青翠的，水是澄净的。你恍惚置身于世外，成了桃花源中人。

从你身旁侧身而过的村民，对于你的甜腻，已淡了了初始的好奇，却多了份的甜腻，淡了，于是，你握他的手，他做他的活，你握他老宅也好，不拍摄也

也罢，他都给你一份尊重，出自内心的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他们原本就是“文化村”的子民——屏山村俗称“文化村”，在他们的身上流淌着文化人的基因与操守。他们虽远离都市，却不失文明。

初来乍到的你无需设防，更无需担心，你所遇到的不是淡淡的微笑，便是那一双双友善的目光。“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你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熟悉的地方未必没有风景。你的到来，让他们觉得家乡的可贵。风景就是祠堂，风景就是民居，风景就是弄堂，风景就是桥亭，风景就是小溪……或者说祠堂就是风景，民居就是风景，弄堂就是风景，桥亭就是风景，小溪就是风景……

你眼光所观察的那份异样，就是你眼前的风景。它不同于乡村，亦不同于西递，更不同于你的家乡，曾有人这样赞誉它：“古村落的典范。”

其实，客人刚下车，还未踏出停车场，便已感受到了这种别样的景致，若是初夏时节，村口到长宁湖，日出雾散，湖湖荷花，亭亭玉立，微风过处，摇曳生姿，客人尚未进入景区，心就已陶醉。

细心的客人，则会发现湖边石祠的墙体上，还镶嵌着《长宁湖碑记》石碑，“长宁”二字，便寄寓着屏山村舒氏祖先期盼

【连载】

花窗

洪振秋

从这双小脚就知道方秀才的女儿肯定是一个绝色美人。”

“孙吟可老谷最喜欢在铺里摸那光滑滑的砚台石，嘴里不停地说着美人，口水直流。要是他摸这光滑滑嫩嫩的小脚，口水要流三尺长了。”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唾沫不停地飞溅着，美人儿方春梅的名声也随着众人的唾沫飞遍了梅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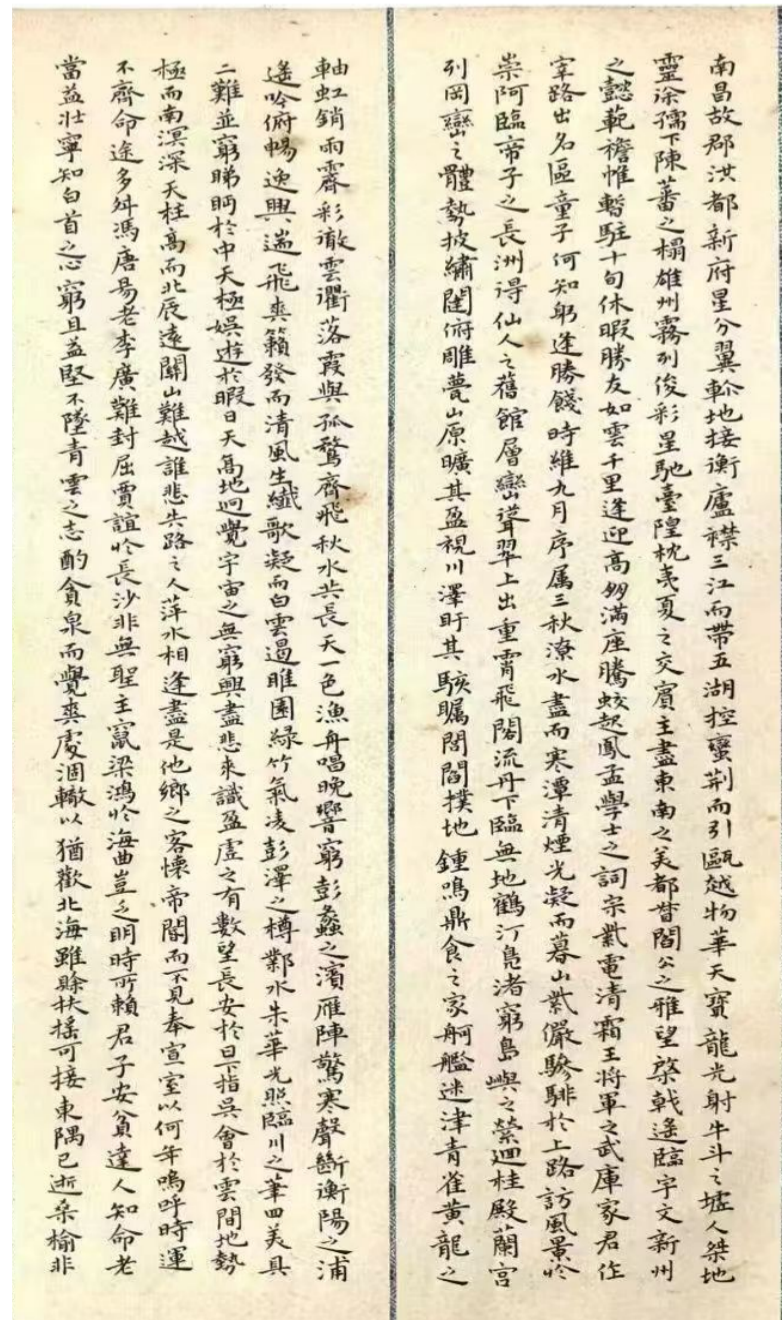
“山老鼠穿花衣，无聊之极！”江嘴天边走边骂，任洪家人怎么挽留，也绝不想多停留一刻，趁着月光，匆匆离开了梅溪。

方春梅有一副好嗓子，梅溪的撒帐歌经她一唱，梨花窗外的男人都变得情意绵绵。她还有一双巧手，能绣出一件件美妙绝伦的绣品，绣出的美女眼睛脉脉含情；绣出的兔儿让人如见活的一样；绣出的猫狗调皮之状可掬；千里山水，也可以缩于盈尺之中。绣好一件绣品，春梅扭着身姿，斜眼欣赏，一手抚摸着绣架上的丝布，一手拂起长长的丝裙，左右摆动着。一双小脚如两朵红莲花在地板上开放着，身子一扭动，恰似凌波仙子下凡，梨花窗里的影子，煞是好看。

这样的女子，自然让许多媒婆们天天踏着她家的木头门槛。可最后不是八字不合，就是没户不对。方家虽然不是官宦人家，也没有什么钱财，但毕竟是秀才门第。这天，踏进方家门求方春梅度娘的人，却是在扬州经商的梅溪人洪文瀚派来的。洪文瀚在扬州府当幕僚的赵远委托，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硬着头皮替他儿子赵谦谋求这门亲事。赵谦一直随同人在梅溪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梅溪，如今已长大成人，方阶云也在南街见过几次，颇有玉树临风之雅。方阶云很爽快地把双方女儿生辰八字的天帖交给来人。双方又在洪文瀚的撮合下，很快达成婚约。赵谦虽然没有见过春梅的模样，但早已耳闻了她的美貌，自然乐得不拢嘴。

赵远和方阶云两家在梅溪也算门楣高的人家，称得上门当户对，婚事当然不会马虎。方阶云的房子在梅溪河边的梨花村，这里有几棵巨大的梨树，因此得名。从梨花村到赵家要绕过几条曲曲折折的青石板巷，结婚那天，巷口巷尾或巷道拐角处都挂满了写了有赵字的红灯笼，这些红灯笼是赵家办婚事特意挂挂的。一条红地毯从赵家门口通往巷的拐弯处，花轿到了拐弯处便停了下来，新娘子下轿了，周围的鞭炮便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新娘子盖着红头巾，在喜娘的搀扶下袅袅地走在红地毯上。

“可惜呀，无法望见花一样的脸蛋啊。”



（滕王阁序） 汪晓燕书